

老年大学报名记

□高志强

去年八月份,在停课大半年后,任课老师微信通知:老年大学新学期开始报名啦!微信群里顿时群情激荡,相互转告提醒,还相约结伴同行,热闹得就像过年过节似的。

怎么会这样的呢?原因之一,疫情解封了。去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蔓延,基本停止了诸多的社会活动,大家响应号召,自觉呆在家里不出门,形成前所未有的全城空巷奇观。现在老年大学要开学了,不正是疫情缓解,社会功能恢复正常了吗!这可是来之不易的大喜事。经历了防疫艰难过程的大伯大妈们,像孩子似的早就盼着能自由自在外出活动。人总是需要相互交流交往的,老人们更是热情依旧。原因之二,老年大学新校舍正式启用。建造老年大学新校舍,作为市政府的实事工程是要报公布的,在交通便利的城区黄金地段,工程建设的每一个步骤都吸引着来来往往人们的目光。现在,大气、美观的新校区已经揭开了为工程安全而遮容的面纱,成为市区的新

景观,早就牵动着大伯大妈的心弦。“什么时候开学”,早已成了这些老学生们的共同期盼。现在正式通知来了,老人们要到新学校上课了,这就像小时候穿上新衣服似的兴奋不已。

报名是在网上进行。老师在微信上转发了学校的报名链接,并指导大家怎么点击进入,怎样选择班级,怎样填写发送等等。为了保险起见,按照师嘱,我事先预演了一遍,生怕到时手忙脚乱找不到北,耽误了报名。预演后,便心安理得地等待着。到了报名的那一天,自我感觉时间差不多了,打开手机点击链接。让我感到有些紧张的是,页面点不开了。怎么回事?稳定一下情绪,重新再来。连续几次就是点不开进不了。马上联系老师,询问是不是学校网络出问题了。老师答复:报名人数已满,所以点不进去了。这真是出乎意料。报名人数竟然这么多,网上报名这么利索,老年大学如此火热,我稍稍疏忽就赶不上了。老师连忙安慰,说是还有线下报名,就是名

额不多,到时要早点去排队。有一点希望就要尽力去争取。于是暗下决心,等到现场报名时,一定要赶早去排队,力争能够成功。到了报名那天,一大早就来到了老年大学门口。一看报名队伍已有一两百人,暗自嘀咕着:这么多人啊,都这么赶早啊!旁边有人告诉我,排在最前面的几个人凌晨12点多就来了,等于半夜就来校门口,坐等天明,抢先占位,确保不落空。我真是惊叹不已,这么大的年纪这样执着,为了上老年大学真是拼力搏一把了,让人不得不佩服。没过多久,排在我后面的队伍又有长长的一两百人,人还在络绎不绝地赶来。排在我前面的是一位老伯,七十多岁了,他是一早坐头班车从新湖赶来的,报书法班,学写隶书。排我后面的一位大妈六十多岁,报名学沪剧。她告诉我,从小就喜欢唱沪剧,只是瞎唱唱,现在有老师上课教唱,心愿是能唱得专业一点、好听一点。旁边还有一位老阿姨,花三千元买好了古筝,报名学弹琴,向往着以

后能自娱自乐。怪不得老年大学这么热门,多样的文化需求,充实、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。老年大学开设的画画、瑜伽、英语、唱歌、跳舞等课程,琳琅满目,令人眼热心痒。谈笑间我想起一句俗语,“六十岁学做吹鼓手”,意思是说年轻时不努力,等年纪大了再想学就晚了。而现在人们年老退休了,学书法唱戏,学打拳弹琴,比比皆是,热火朝天,一切从头学起。学这些不为生计,也不为功名,只是为了自己的兴趣爱好,为了晚年生活的多姿多彩,为了文化层面、精神层面的自我满足。老有所为,老有所乐,这不正是现代文明幸福指数的重要内涵吗!在温饱难以解决之时,这些都从何谈起!世道真的变了,我们的生活潜移默化而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如此巨大深刻的变化。就这样排着队,说着话,感叹着,满足着,一群满头白发,满脸皱纹的大伯大妈们都如愿报到了名,开始了老年大学新学期的学习生涯。

寻访红色地名之二 ——杨漕村

□陈健



带着对革命先辈的崇敬之情,5月10日下午,我又一次踏上了寻访红色地名的路程。这一次是搭上了太仓市民政局党委组织的党员“星火燎城-太仓党史沙盘课程首发式”,瞻仰太仓第一个党支部纪念馆活动一起去的。一路上,大巴中满车的年轻党员情绪饱满、意气风发,让人感受到了生命的朝气蓬勃和事业的兴旺发达。

然而,我又在沉思,当年,革命先辈们是怎样从艰难曲折中走向辉煌的?

由于我近年来一直在关注太仓市的地名历史,对于杨漕村我是有所了解的。这是一个光荣之地,是一个红色之地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太仓的燎原之火,正是从这里星星之光燃起的,太仓今日的无数辉煌,正是从这里开始点亮的。

穿越时光隧道,我仿佛来到了1939年,全国抗日运动风起云涌,然而太仓却被盘踞的日伪军禁锢得水泄不通,从政治、军事、文化、经济等方面加强侵华日军的殖民统治,使其成为日伪的“模范县”,人民群众在水深火热中苦苦挣扎,抗日力量因此比较薄弱。为了打破这种僵局,是年7月,江抗东进时,派中共党员朱慕陶潜入到太仓的省保四团开展工作。10月上旬,中共江南特委又派唐汉良、马超融到太仓加强省保四团工作。他们3人建立的秘密党小组,是太仓地区最早的中共组织。星火开始点燃,局面为之新开。同年10月,中共江南特派中共党员杨志明到太仓开展秘密工作。11月,又派中共党员吕品生(以开文具店的名义)、孙学明到岳王市集附近农村开展工作。

江抗何以看中杨漕这个地方呢?汽车在宽阔的公路上逶迤而行,我的思绪像路旁往后迅速移动的树木一样一直不停。车窗外,不时可以看到一个个浜兜、一片片溪水、一条条小河依次而过,偶然还会发现远处的河面上甚至还保留着十分简陋的小桥。显而易见,这个地方在当年不通公路的情况下,河港交叉,道路曲折,地形是十分复杂的。在纪念馆中,我向一位打扫卫生的74岁老阿姨询问,你们这里平时要上街到哪里呢?她告诉我:“这里到鹿河、王秀、何市、东张都是6里路程。”前两地现属太仓市,后两地现属常熟市。原来如此,这里是常熟和太仓的交汇之地,是敌伪势力相对比较薄弱的地方,适宜开展游击战争,建立革命根据地。这和太仓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诞生地唐家宅的情况,几乎是一致的。

1940年4月,新四军第三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到东路后,为加强党对太仓工作的领导,东路特委派出大批党员干部到太仓开辟工作,并决定建立中共太仓县工作委员会(简称县委),由杨志明任书记。

县委不仅在民运干部中培养和发展党员,还特别注重在太仓当地的抗日积极分子中培养和发展党员。上半年,县委首先在工作基础较好的杨漕乡发展了第一批党员,有徐明德、徐念慈、徐祖兴、徐大宝、钱家兴等,建立了太仓第一个党支部——杨漕乡支部。接着,又先后在王秀桥、鹿河、邢庄、时思、冯家桥、三家市等地,从抗日积极分子中吸收了一批贫苦农民、市镇店员、小学教师入党。

1940年7月,东路特委决定,太仓县委改建为太仓县委,刘景兴任县委书记,县委委员有杨志明、吕品生、李田文、万忠信、林斯(潘世清),杨志明任组织部长,吕品生任宣传部长,万忠信任军事部长,林斯任妇女部长,李田文任青年部长。从太仓县委成立到1941年7月下旬太仓党政军人员撤离期间,先后担任县委书记的有:朱海叶(陈静)、周斌、杨子清、翁毓等,任县委委员的还有:徐念初、严启明、汤钧、郭毓晨等。

期间,还建立了四区、三区2个区委。四区区委书记先后为杨志明、徐念初、杜瑚,委员先后有周伟民、顾家珏、钱家兴。三五区区委书记先后为施光华、吕品生、虞杰、张梅,委员先后有于鹤铭、林斯、朱文斌、曹炎、端木瑞。1941年3月,根据当时斗争形势,上级决定把常熟的何市区划入太仓县,改名为何项区,同时建立中共何项区区委。区委书记先后为何伟群、施均、严启明,委员先后有石年荣、彭醒怀、端木瑞。

到1941年6月底,太仓党组织共发展党员20多名,建立了2个党支部,5个党小组。

在纪念馆中,有一件遗物引起了我的注意:那是一块断裂的花岗岩,上面圆形中镌刻着一个“解”字,边上方框内镌刻着“民国三十年重建”字样,这是一座名曰“解放桥”的残碑。这座桥原名杨漕桥,因年久失修,岌岌可危。1941年,已经担任杨漕乡党支部书记的徐明德为了保证当地群众安全,发动群众、献计献策、自筹资金,重建新桥,并取名为“解放桥”。遗憾的是,这座桥已经废毁,幸运的是,还留下了这一份遗物,让人得以缅怀当年的事迹。

不仅如此,当年太仓那些无论是外地来的、还是土生土长的共产党人,本着大无畏的献身精神,前仆后继,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,将革命进行到底。

太仓党组织的建立,是太仓人民革命斗争的一个重要转折点。从此,太仓人民在党组织的领导下,进入了抗日斗争的新阶段。

行走在太仓第一个党支部纪念馆周边的乡村小道上,我一直在想,是什么力量支撑着百年来的共产党人?又是什么力量促使杨漕村80年来在党的领导下,一步一个脚印从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小康的?当我看到了杨漕村乡村文明田园坊中的緡之园(缅怀先烈的烈士陵园)、廉之园(清正廉洁,尽瘁为民)、勤之园(依法自治、勤勉自律)、梦之园(热爱生活、放飞梦想),以及镌刻在石碑上、张贴在画廊中,甚至书写在折扇上的《杨漕村村规民约》,所谓“窥一斑知全豹”,我仿佛已经找到了答案。

那片灯火

□沈明峰

5月8日,一个平凡的日子,但22年前的这一天却让我永记于心,不能忘怀。

那一日,导弹划破漆黑的夜空,几声惊天的巨响,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大使馆顷刻间火光冲天,楼顶被爆炸掀翻,地下室被炸穿……中国的三名记者永远留在了异国他乡。

消息传到国内,还在读大学的我们群情激愤。我们立刻行动起来,写大字报、拉横幅、上街游行……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来表达我们对美国这一暴行的谴责!

恍惚间我仿佛穿越到了1919——那个饱受外强欺侮的年代。北京爱国学生振臂一呼:“外争国权,内惩国贼”,掀起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,点亮了星星之火。

近日看于和伟等人主演的《觉醒年代》,讲述的就是五四时期那批热血青年追求真理、燃烧理想的澎湃岁月。这代青年有理想,有情怀,当然也有迷惘,有彷徨,有人坚持着,有人放弃了,终于在苦苦探索后迎来了真理的曙光。看完之后,我心中的那片灯火似乎重新被点亮了。身处和平年代,我们似乎安于现状,往往沉迷于虚拟世界,汲汲于名利之间,在安然中度过一天又一天。我们心中的灯火已渐渐暗淡,但纷扰的时局依然严峻,身处其中的我们又怎能脱得了干系?就像22年前的南斯拉夫,沉睡中的中国记者又怎会料到炸弹会落到他们的头上?

中国还没有完全崛起,但无疑已在路上,这使得西方列强既惊又恐,采取各种无耻手段来打压我们……

中国正在走向强大,但显然还没有完全强大,但有些人开始自以为是,自吹自擂,嘲笑美国,嘲笑日本……

崇洋媚外,胆小怕事固然不可取,但盲目自大、无视落后也只能是坐井观天的井底之蛙。海纳百川,有容乃大,我们应该有包容天下的胸怀,但我们也不怕事,不会畏惧强权。随着互联网及社会经济的发展,越来越多的国人有了更宽广的眼界,我们也越来越能平视这个世界了!我们应该有自信:在认清自己和对手的位置后,摆正自己的心态,实事求是,轻装上阵——星辰大海,才是我们的征途!

岁月不居,时节如流,时间来到了2021年,一百年前的年轻人勇于担当,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奉献自己的青春,一百年后的我们,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又该做些什么?当我们回首走过的这百年征程,当我们缅怀先烈时,我们应自豪地说出:正是你们点亮了那片灯火,这盛世,如你所愿。山河犹在,国泰民安,而我们必将传承这片灯火,捍卫我们的尊严!



致富之路通四方 李杰 摄

我的母亲

□祔婕

我的母亲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。跟当地许多普通勤劳的母亲一样,已经退休十年的她,依旧为了家庭继续打工,勤劳是这一代人的标志。

母亲与父亲的故事

据说当年外祖父因为我家的三根梁柱就把母亲嫁给了父亲,那个年代的人在婚姻大事上根本不由自己作主。母亲跟父亲仅见过一面,父亲就参军入伍了。我的父亲不是一个浪漫主义的人,前些年我在整理东西

的时候发现了1979年父亲给母亲写的信。信的内容很平常,就像小兵给领导汇报工作一样,没一点浪漫。不过父亲的字是极好的,想必当年他也是很用心写的。1982年,父亲与母亲在亲朋好友的祝福声中组成了小

家庭,1983年迎来了我。父亲的性格骨子里来说还是比较倔强的,但是很少会发火。他很顺从母亲,不知道是不是出于一种叫爱的东西。我的母亲性格很要强,就怕输给别人,这一点可能随我的外祖母。

我在情感中受挫折时流泪那一刻,我深深地体会到伤心两字的概念,但是这个画面时常会出现在我的梦里。

母亲第一次收花

时常会给母亲买衣服、鞋子之类的生活用品,买花是第一次。母亲看到康乃馨的时候还是挺喜欢的,但是她却说:“浪费了,以后别买了。”我知道这是告诉

母亲第一次买房

息,娘俩便一起去市里看房子,几个楼盘看下来,母亲看我纠结的脸,当场就给我决定楼盘。“看了这么多,你做事就像你爸犹犹豫豫,摇摆不定。不干

母亲唯一的心事

情让她整夜整夜地睡不着,我也很无奈、很抱歉。我很想跟母亲说,让她不要担心,什么都会有的,会努力让您唯一的心事早日解决。可是我总是不说出口,对于生孩子的事情,我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纪变大的缘故,越来越觉得可怕。只能在嘴上放宽母亲的心,说会努力的,争取早日完成任务。

要说我的母亲,其实哪是一篇文章可以说清楚的事情。在岁月的流

我是一个很浪漫的人。有一年的母亲节,看见街上叫卖着康乃馨,想到母亲,我突然奇想买了8枝康乃馨作为母亲节的礼物。其实工作之后,我

买房对于我的家庭来说,是一件大事。一直说要买房的我,总是摇摆不定。看了很多房子,眼都看花了也没有定。有一次去看房,正好母亲休

父亲过世之后,母亲挑起了家里的重担,她无怨无悔,只是现在的她唯一的心事就是想要我生孩子。对于我这个女儿她真的很操心,她总是觉得小时候对我过于放松了,导致现在什么事情都不听她的,是她的过错。随着年纪越来越大,我有点看开了,总是抱着随缘的心态去看待。特别是父亲的过世,母亲的身体问题,我越来越觉得平常心就可以了。每每听到母亲说,因为我不生孩子的事